

孫子集注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南叢書館藏明嘉靖刊本

孫子集註序

歐陽文忠公撰四庫書目言孫子註二十餘家予所見僅此漢有曹操唐有杜牧李筌陳皞孟氏賈林杜佑宋有張預梅堯臣王皙何氏諸家多托之空言而曹操則見之行事者也操嘗別為彩書諸將征伐即以新書授之從者賤違者欠今彩書不傳而見於李商公問答者機權應變寔本之孫子其註多隱辭引而不發操之所以如鬼也杜牧自序云孫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有敗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圖模刻一不差跌多解猶盤中走丸橫斜曲直計於敗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尤不能出於盤也牧未嘗用

兵觀其與時宰論兵二書謂為古兵柄本出儒術援古証今若繩裁刀解使其言用山東不足平矣陳皞註多指譎杜之謬誤人各有所見未必為焚川病也李筌註依太乙遁甲雜引諸史以證太乙遁甲與今所存書往往不同意古書散逸文矣孟氏賈林杜佑即唐紀燹所集者岐公相業足稱而文章議論亦炳煥傑出其註乃里居時撰見通典張預歐歷代名將用兵制勝有合於孫子者編次為傳於孫子多所發明梅堯臣註文忠公謂其當與三家並傳晦翁有定論矣孟氏賈林王皙何氏雖言人殊而皆於觀者有所裨蓋此註之所以集也夫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不素習於承平之時而姑試于有事之日

吾不知其可也故生而懸弧長而習射冬而講武凡人之所當知者也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曰成戰則克聖人之所以教者也余夙有四方之志每涉獵群書而尤嗜孫子孫子上謀而後攻備道而保法論將則曰仁智信勇嚴典孔子合五於戰守攻圍之道批抗構定之術山林險阻之勢科敵用間之謀靡不畢具其他韜鈴機略孰能過之然其言仍而該近而遠未易窺測今觀諸家所註或本隱以之顯或由粗而識精或援史而證之以事或因言而實以人於是孫子之微詞奧義彰彰明矣故曰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旨哉言乎予奉

命督軍度臺進武弁及生儒問之考有知是書

者何授之以棒以廣其傳

嘉靖乙卯春正月穀日錫山談愷書于度

臺之思歸軒



孫子集註序

孫子集註卷之一

計篇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也除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成敗也○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首○杜牧曰計將法也於廟堂之上下之五事所謂道天等優劣然後定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勦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為篇首耳○王節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為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論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死生之勢戰

有存亡之道○王哲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筭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筭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哲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

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已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

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皙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為其用

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奎曰危

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為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皞註同杜牧○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士民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為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詭偽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共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賈林曰將能以道為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

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寗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哲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禪龜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

月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喜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閭閻師志於吞滅非為極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燮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燮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

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坡陳者爲廢  
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坡而陳以二萬二千五  
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今可目睹者國家自元  
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  
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  
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  
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  
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  
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  
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羈首豈不曰穆公已  
還甲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  
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  
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  
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特  
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下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  
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  
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駮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  
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  
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  
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特此

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  
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  
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  
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  
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壘衆先涉武王從之  
遂滅紂宋高祖鬪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咸  
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  
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  
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龜崇奏曰昔紂  
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  
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  
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  
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  
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  
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  
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珪一馬則  
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叙  
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  
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蓐草驅中國士  
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



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叙之也○孟氏曰兵者  
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  
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用陽陰無敵也  
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  
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  
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為時氣謂從其善時占  
其氣候之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  
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  
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  
愛民也○王哲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  
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  
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  
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  
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  
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  
時不作弗為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  
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  
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  
右為牝益左為牝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  
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

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  
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  
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為卷首欲  
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  
作為誦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  
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  
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  
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  
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  
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  
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  
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  
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  
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  
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  
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為將之

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變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諗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皙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操曰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闢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皙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張預曰已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

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索其情者

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

筭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

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哲

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

○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

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

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

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

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德也必先考校兩

國之君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

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

心也○王哲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

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

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

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

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

上所謂今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

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

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操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

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

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

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哲同杜牧註

○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

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牧曰縣法設禁

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

號出令校孰下不敢犯○梅堯臣曰齊眾以法一

眾以令○王哲曰孰能法明令使人聽而從○張

預曰魏絳戮揚千穰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

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卒衆車多為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哲曰強弱足以相刑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哲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哲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舎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賈林曰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之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暉曰孫武以書千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為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千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哲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

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勢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為勢於外以助成勝○王皙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為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為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皙曰勢者乘其變者也○張預

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李筌曰軍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皙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眾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樂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後遣婁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眾械婁敬于廣武以三十萬眾至白登高

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箴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驚鳥將擊必箴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臏滅竈而制龐涓○王哲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眾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于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如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壘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

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杜佑曰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詐權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梅堯臣曰使其不能贖○王哲同上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興越夾水相矩越為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人往往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

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俾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旣無行列俾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今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哲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邾是也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陰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卽封接壤敵若脩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卽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陳皞曰敵若不動完實我當謹備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哲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旣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

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  
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未嶺南賊  
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邺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  
直上且當避之固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  
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  
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杜佑曰彼府庫充實  
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哲曰敵兵精  
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  
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  
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綬而退  
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  
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  
楚使驚曰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撓之者  
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  
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孟氏曰敵人盛怒當  
屈擾之○梅堯臣曰彼偏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

輕戰○王哲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  
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於汜水是也○張預曰  
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  
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  
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  
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  
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  
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  
於廳斬之而拜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  
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  
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  
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  
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  
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  
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  
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  
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  
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



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煩不爲之備冒  
煩擊滅之冒煩遂西擊月氏南拜樓煩白羊河南  
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  
陳皞曰所欲必無所顧悅子女以惑其心王帛以  
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杜佑曰彼其舉國興  
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情歸要  
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  
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  
驕其心○王哲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  
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  
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  
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後果爲越  
所滅楚伐庸七遇皆比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操曰以利勞之○李筌曰  
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  
伍子胥子胥曰可爲三師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  
盡衆而出彼出我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  
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矣

○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  
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肄以  
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  
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  
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  
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  
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  
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  
故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  
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  
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  
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哲  
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  
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  
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  
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  
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  
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